

最高指示

人民靠我们去组织，中国的反动分子，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。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他就不倒。这也和扫地一样，扫帚不到，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。

陶铸是广西人民的死敌

鼓吹单干 宣扬退社自由

六二年五月，陶铸偕同王佐重、李尔重等人到广西龙胜县调查农村单干风问题，并写了《龙胜县调查报告》，上报党中央、毛主席。陶在这个“纪要”里，隐瞒了当时龙胜的真实情况，和他在那里进行变谈的真实意图，当时，龙胜的单干风是很严重的，而陶生和基层干部、社员座谈时，根本不去纠正单干风，相反，说什么“包上缴”、“起产奖励”，开垦熟荒地谁和谁收管，都是合法的，不能说是单干。一再宣扬“退社自由”，公然对社员说：“那个要退社，就让他退社，我们欢迎！”煽动社员坚持单干，大呼退社。陶走后不久，那里的单干风更是泛滥成灾了。但陶却玩弄两面派手法，精心制作了一个“纪要”来粉饰自己，欺骗党中央、毛主席。他拿这个“纪要”作金字招牌，到处招摇撞骗，贩卖实际是包产到户的“产量责任制”黑货。后来陶竟还说：“我们龙胜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。我看至少也不是修正主义的，从现在看来，这个办法是比较合理的。”

六一年陶在广西区党委三级干部会上还说：“有了自留地，在自由市场可以搞点零用钱，群众有个希望。”“开荒有的地方可以不受限制。”当时农村正刮一股资本主义歪风，陶铸却说：“农村的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”极力把农村引向资本主义。

刘少奇的忠实门徒 形“左”实右的干将

陶铸和刘少奇是左之徒，是推行刘记形“左”实右的资产阶级

动路线的干将。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《二十三条》，这本是纠正刘少奇泡制的右十条的纠偏文件，但陶传达二十三条时，不但不把这个文件的真实精神向下传达，还歪曲说“廿三条既有防左的一面，又有防右的一面”，“不能理解为什么纠偏文件”。有意色庇刘少奇的错误，继续顽固推行“形左实右”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

四清期间，陶曾先后到过广西的靖西、桂林、兴安，后又到灵川蹲点，做了不少黑指示，推行“形左实右”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尤其是在《二十三条》出来以后仍然如故。如六五年陶在靖西和灵川同化的多次讲话，还是强调人为地培养好所谓“根子”和“新骨子”，搞神化，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积极分子“必须是群众斗争中逐步形成”的教导。说什么发动群众“最基本的还是要依靠扎根、突突的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”，“搞重点是搞个别发动。”认为人为地培养几个积极分子“是硬功夫，是群众工作的基本功。”还大搞繁琐哲学，到处宣扬“要把试点在思想发动方面的一套‘揭、比、评、查、挖’的经验坚持下来。”

在对待干部问题方面，陶也是实行打击一大块，保护一小撮，施加种种压力，搞逼、供、仗，人人过关，大整基层干部，六五年九月五日，陶在桂林四清总团会议上说：“解放一、二类干部一定要经过贫下中农组织通过，……一定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。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，任何马虎从事都是要妨碍放手发动群众，妨碍运动顺利开展的。”以后陶在灵川同化、五福等公社的讲话中，还反复提出要对于干部搞压力，说：“……会议（指干部放包袱会）准备期间，还要搞点压力。”“要对于干部讲清楚，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“搞小斗争，这是对的。”

这条错误路线，在陶蹲点的同化公社，在陶的直接策划下尤为突出，如大队付业主任秦××，仅主因为有多吃多吃点，就被拉上大会狠斗了两次，还高呼“打倒秦××”的口号。还发生了有名的“杨家将”事件。杨家三兄弟，只有老二当队长，一霸来立

场坚定，工作积极。在工作队入村初期，只因对工作队提了意见，被诬为破坏运动。陶铸即亲自“镇关”，杨言要拔掉“杨家将”。结果杨战将三兄弟和老母亲，还有一个在外工作的堂哥，也都人人过关，全数挨斗。

陶在四波中忠实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，致使广西四波地区运动越搞越长，六五年一批搞了一年多才结束；干部怨气较大，后遗症不少。陶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。

鼓吹金钱挂帅，物质第一；反对突击政治

毛主席说：“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。”林彪同志说：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，是最大的战斗力”。“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体人民，是最好的战备。”

可是陶铸则反其道而行之。陶于六五年先后到百色、兴安、桂林等地检查工作，作了不少所谓“指示”，但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路货色。如他多次到桂林去检查的工作只有五项：即城市风景建设、卫生、交通、生活、生产，从未检查 and 布置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。根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。每到之处，总是站在资产阶级老爷的立场上任意指责群众。如他在百色说：“你们就是栽树，只会砍树，把百色变成‘白色恐怖’！”“你愿吃三百多斤，你再抖筛，种稀一点我也赞成。你讲你不吃粮食，你一株不抖也可以，喝西北风呀！”

陶铸还大肆宣扬他的物质第一的修正主义货色，大力推销他提出的“平整土地，提高排灌，发展畜牧，广种绿肥，大搞多种经营，大搞造林绿化”的方针。说什么“作为三线后方，除了把水利建设搞好，把生产搞好，搞个样板，把耕作制度改变，加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之外，再就是采取一个经济政策（注：即三年征购不变政策）。”“没有四百斤左右口粮，要生产高潮可以，但不可能搞很好，要搞建设后方大概也不是很巩固的后方，因为肚子吃不饱嘛！”他对百色的同志说，改变百色的面貌是：“你们一个‘四十’，就是四百斤口粮，五十元钱的最低分配水平，再加上一个大造林，就是‘百色’了。”更恶毒的是他还有意和赫彪同志关于“人的因素第一”的英明论唱反调，说如果每个农民

有五百斤口粮，有一百元钱收入，那这个右方就是好右方，怎么炸也炸不垮，原子弹也炸不垮，还有力量支援人家。”

镇压广西文化革命的黑后台

在全国来说，陶铸是中国人民的死敌，同样也是广西人民的死敌。这个死敌的黑手伸到了广西，他对广西的工作和文化革命做了很多黑指示，是镇压广西文化革命的黑后台。

去年，桂林发生了“八、一九”事件后，革命造反派曾多次打电话、电报给陶铸、王任奎，要求解决桂林问题。但陶铸对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，不但不支持，反而施加压力，打击革命造反派，压制群众对广西区党委和桂林市委的揭发批判。如八月廿一日陶通过王任奎给广西师院革命师生的电报，在群众刚站起来区党委正执行刘、邓路线的时候，就说什么要“在广西区党委的领导下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正轨”，目的就是企图把运动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轨道，要群众跟着陶铸的指挥棒转，把文化革命引向歧途。八月廿九日陶给桂林师院和区、市党委的电报，其目的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，学生斗学生，镇压学生运动，迫害革命造反派。

当原桂林市委书记黄云，由于镇压桂林市文化革命而受撤职处分时，陶铸还多次给予保护，如只撤黄书记的官，还保黄区党委之质的官，后来又把黄偷送到广州，借口养病，实则保起来逃避群众的斗争。

爱的是“东方日内瓦” 欣赏的是花花立界

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我们作计划、办事、想问题，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。”可是，自称“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”的陶铸在桂林市城道中推行的却是十足的修正主义的城道路线，要把桂林搞成什么“东方的日内瓦”。

大三年十一月，陶铸和薄一波等一班狐群狗党到桂林游山玩水，玩足之后，花公子的心潮大发作，即大作黑指示，要把桂林尽快搞成“东方日内瓦”，早日开放，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，也可为他陶老爷服务。为此，陶特别强调要搞高级化的东西，要在榕湖畔打渔

一个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十二层楼的国际大旅社；筷子要水盂的，一块碗十双；要搞高级傢俱；还下命令禁止桂林搞重工业，说是工业染污空气，影响市容。陶对每一次风景建设还作了具体的布置。如对芦笛岩的建设就作指示说：“灯光要搞好，最好是乳白色灯泡，光线要柔和。”“洞口下，左、右要种上土桂花树、松树，一定要下本钱。我主张一百元一株、你也要种他几十株……。”还亲笔为“芦笛岩”题字。

陶铸还亲自挂帅，于六四年从中内局派出“桂林规划设计组”。再三叮呼要捨得下本钱，把桂林打扮得象“日内瓦”争取早日开放，他说：“在桂林要有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离桂林要有带的。”看！陶铸所想的完全是吃、喝、玩、乐这一套。

六三、六四和六五年陶到桂林最多，每次都是住在风景秀丽的榕湖饭店，但还感不满足，还要在甲山桃花江边，原广西军阀李宗仁的“公馆”处，亲自规划，增建不少亭台楼阁，搞成一个有山有水，有花有木的高级“公馆”，以便他享用。

陶还再三强调“东方日内瓦”要有中国的特点，要大力恢复旧貌，责令黄云快想办法，把风景区里那些反刻不干净的，不能反映古人笔迹的，用打墨法全部翻新。还指示桂林文史馆把这些反刻搞成“桂林石刻拓本”印出来出售，大肆致毒，还要建一所古旧书店，供官老爷阅览。并推荐他亲自泡制的，五代以来封建画家所画的，充满封建毒素的，每册价160元的《广东名画家选集》，送给桂林广西第一图书馆当珍宝珍藏，毒害人民。

陶铸在桂林不遗余力地推行修正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城建方针，开口是东方日内瓦，闭口是早日开放，就是只字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，只字不讲把桂林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。他要搞桂林引向何方，用心何其毒也！

灵川覬 官气十足

陶铸是刘少奇形左实右四转路线的忠实门徒，为了博得主手的赏识，即效法奥婆娘王光美，六五年九月化名金云在灵川县同化公社蹲点，目的是镀金，然后向主子领功，但却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派和

他的资产阶级老爷的丑态。

三同，用陶铸的口说：“三同就是去交朋友。”看陶老爷是如何交朋友的呢？

首先看同吃。当地习惯是日吃三餐，但陶铸多数是日吃两餐。是否陶先生勤俭节药？否！原来是懒的要命，经常睡懒觉到九、十点钟，早餐自然放空了。每次到社员家吃饭，进门就吃，吃完抹嘴就走，如同哑巴。一次社员忍不住问他：“饭怎么样？”他只冷淡的说了一句：“可以呀！”陶从不吃贫下中农家的菜，而是由工作队员专程从外面买回的。看！他与劳动人民有何感情？！

陶铸到同化踏点，名义上说踏了四个月，但实际只住了廿八天。陶铸住的单间是社员专门让出来的。每天早晨太阳老高了，陶还在睡懒觉，总得让一位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爷去请他，气得老大爷有时也不得不说“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每天还得叫你好几次，侍候你，真不象话！”

陶铸踏点廿八天，只劳动过两个早晨，一共挑了六小担土，还恬不知耻地为自己找借口说：“我已经五十多岁了，我不抹劳动力，我老了。”真是十足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。

自吹。陶铸到灵川踏点非同小可，法度“救世主”下凡一般。刚下车，就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我是国家领导人，希望大家保密。”并迫不及待地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，这也批评，那也指责。训斥“工作队对于高不狠，太迁就了，太温和了，显不出四清的味道。”为了显之他的威风，进村不久就向群众吹嘘说：“我就是中书局的第一书记”，“报纸上的相片就是我了！”

许愿。大名出去了，为了让别人“群起而慕之”，于是陶铸大慷国家之慨，大送幻灯机，又送手扶拖拉机。并且到处许愿，说什么“这儿要修一条公路了”，“那儿要建一个水利发电站了”，“这儿要安装机器了。”企图抢“功头”，以便为自己竖碑立传，流芳百世，达到他个人野心家的梦幻。